

保守舊有的生活方式。也許，便是由於這樣不斷的變化，使美國得以繁榮與進步。因為他們深信，任何人只要肯認真努力，便可以達到目的，這是自由競爭的基本精神。從這個基本精神使每個美國人覺得他有自由，能够做他要做的事，進而至於他必須能够做他要做的事，終至於天下無不可為之事。

這種信仰，使得美國人感覺到他們的世界是廣闊無垠，不受限制的。而這種感覺仍使得每個美國人都拼了命的去努力，以獲致一切的成功，因此造成了美國的緊張競爭的生活。習慣了這種生活的人，對於安步當車一成不變的社會就感覺不習慣了。而一成不變的社會對於這樣永遠在求變化的人物也感覺不習慣了。也許這便是美國式的生活在自由國家中受人羨慕，却也受人批評的原因所在。

星期天的下午，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一所比較古老的公寓裡，我看到了已睽違二十餘年的一個表兄，他在美國從事講學及東方哲學的研究。我大學畢業的那年，他到美國來，一直便沒有回國，單身一個人在美國二十多年。現在應當六十歲的人了，但精神健旺，還像五十上下的人。在他那光線暗淡，陳設簡陋，擺滿了圖書的公寓房子裡，我們沒有談到家事及過去，整個下午只聽他講述在東方哲學方面的研究心得。

他正在寫一本書，他要把中國歷代在宗教、醫理、學法、詩、書、畫等方面所蘊含的最高的哲學思

想和意境介紹到西方去。使西方人瞭解「精神安詳，舒泰，對人生生活的價值」。他自己沒有汽車，雖然我相信，在美國二十餘年應當可以有錢買一輛汽車了。在家中，穿着式樣已過時的綢的長袖夏威夷衫。但是看起來他的精神上是很快樂的。

雖然，我不能完全瞭解他所告訴我的關於東方哲學的許多精義，但我確希望他的著作能够早日完成，使東西文化的交流像曼哈坦河邊上許多橋樑一樣，又多了一盞燈或一塊路牌，多有一個人來解釋人類的生活在急驟變化與競爭之中，仍舊有着安詳快樂。

科學新知

- ▲人們正在計劃建造一架三百呎長巨型核子動力直昇飛機，計劃中這架飛機將可載重五十萬磅，航速每小時二百哩。
- ▲一種新型自動溼度計可以不必利用電能的協助即可自動調節空氣的溼度，使其經常維持三〇%至四〇%溼度，這對於使用火爐取暖的人們大有裨益。
- ▲一種新的設計可把電唱機改為錄音機。
- ▲一種噴氣機和渦輪混合引擎業在發展之中，這種引擎可為固定動力機之用。
- ▲帕羅瑪山二百吋望遠鏡即將加上某種新的光學設備，這個新設備可使物像的光度增強五萬倍，因而這具望遠鏡的效能即可增為現今的三倍。

文 雜

手術台上

葉于鎬

只服了一粒紅色膠囊藥丸（我猜是安眠藥）使我在幾分鐘之內即感昏昏沉沉全身無力，被幾位護士小姐扶上病床，推進中心診所的外科手術室，動作敏捷的用床巾把我全身平平的裹在手術臺上，榮大夫先用藥棉沾了麻醉藥水塞入我左鼻孔內，然後叫我張嘴閉嘴，經幾次張闔，他找到了打針的部位後，就在我左頰上注射了一針麻醉藥，這樣就使我左一半臉頰局部麻痺了，隨後我的双目被遮蓋起來，幾分鐘之後我清清楚楚的感到手術已開始，如果不是那粒強烈的安眠藥，我真不知這一個半小時要過得多麼慢呢！雖然人是昏昏沉沉的，但榮大夫，他的助手，護士長唐小姐以及其他幾位護士小姐的聲音我都聽得很清楚，除了偶然醫師護士間的幾句交談及手術刀剪的響聲以外，我陷入於沉思中。

回憶民國卅年冬，由滬擬赴昆明轉往成渝鐵路局報到，途經香港，時局極為緊張，在港遇到一位由昆明赴滬的表姐，在短促的晤面之後，她乘了最後一艘由港駛滬的船幸運的離開了香港，我則因候船往廣州灣，太平洋戰爭未等我有機會離開即於十二月八日清晨爆發，那時我只有暫避在羅便臣道一位親戚家中，

十二月十七日瘋狂的日軍竟用亂炮射擊，我右腿竟於此時被炮彈彈片重傷，先被送入臨時救傷醫院，於香港戰事告一段落時，再被轉送到跑馬地養和醫院醫治，前後在醫院會三次被送上手術臺，第一次找尋陷於右腿中的彈片，但因電廠被炸毀，X光機無法使用，未能找到彈片，第二次取出彈片，第三次接神經，但以前時間拖延過久，右膝下主神經不僅無法接好，反弄得更壞，以致右足部份失去知覺，當卅一年五月廿八日離港返滬，乃是被抬上船的，其時所有旅客均擁塞在狹窄的船艙內，獨我一人被留在甲板上，身下一張帆布床，身上蓋一塊油布，任憑日晒雨淋，在海上航行五日始安抵滬，中間且曾在基隆港停留一夜，當時幾會想到我們偉大的 蔣總統竟安排好使我能有機會於卅四年以勝利者的姿態再自基隆登岸，返抵上海家中後又治療約一年方能勉強扶杖步行。

再想起那是今年三月十四日那天，連着幾天天氣相當熱，經過一夜的大風豪雨，這天早晨竟變得很涼爽，乃穿了一套黑色厚呢西服上班，豈知上班後不久氣溫突再下降，身上立覺有寒意，因廠離家路頗遠，未差人回家取衣服，下午下班回家時，兩手雖將衣服

兜緊坐在車中，仍禁不住身體戰慄不能忍，翌日即感左鼻孔稍有堵塞，且不斷打嚏及流鼻涕，果然感冒，為小心起見立向廠中醫務所孫醫師說明病情，開了點治感冒的藥服下，但數日後頭痛發燒等症狀雖減退，打嚏及流鼻涕情形反更加速，乃遷孫醫師之囑往基隆洪耳鼻喉科醫院治療，據謂似患鼻竇炎，在該醫院醫治月餘，各種抗生素如土黴素、紅黴素、盤尼西靈藥片等吃了不少，各種消炎針藥也注射了不少，另外還吃了不少治療過敏性鼻膜炎的藥，但絲毫不見進步，怕拖延太久引起別的毛病，乃於五月初轉去臺北中心診所醫治，先照X光像片檢查，該診所耳鼻喉科主任榮寶峰大夫認為鼻竇炎的成份居多，先服用消炎藥片多日並不見痊，再經穿刺檢查，於用鹽水灌洗鼻竇時發覺有阻塞現象，判斷左鼻竇內有非發炎腫大即係另有瘤腫，囑再試用 Combiofic 注射一星期，如仍不見痊，則須動手術割治，五月廿五日再往中心診所診治時，榮大夫稱除動手術外似已別無他法，因最後兩次去中心診所均由妻陪伴，故兩人稍一商量，反正在劫難逃，即於當日下午住進中心診所的外科病房。

那是一間相當大的病房，有兩張病床，因為病人少，這間病房就由我這一個病人佔用了，正好妻可以睡在另一張床上陪伴我，夜已來臨，一位護士小姐進來給我注射 Combiofic Vitamin C Vitamin K 各一針，然後把我領到手術室內把我的鼻毛全部剪光，我忽然想到我這鼻毛早該自己先剪一下的，為什麼就

「XXX號」，這使他立刻把手中緊握着的東西全部交還給我，因為這時走在我們旁邊的還有兩位外國人，他怕事態鬧大，我為了國軍榮譽，所以沒有聲張，看他避進樓梯口的廁所時，我也跟了進去，在人少的角落裏輕輕的告訴他說這次的事我不預備報告附近的憲兵隊，希望他以後改過自新不要敗壞了國軍的榮譽也毀了自己的前途，但等我離開他進場坐到我的座位上後，一數我的錢竟仍短少了三百元，才想起他在進口處察閱時已經把一部份鈔票由另外一隻手裝進了他自己的口袋，「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會改過自新嗎？」我懷疑，但這總應驗了鼻毛突出會被財的迷信說法，在入院前幾天我還會和妻開玩笑的說最近為醫治鼻疾花了不少錢恐怕都是因為未把過長的鼻毛剪掉的關係，說歸說，一直仍不記去剪掉那幾根長鼻毛，這天被護士小姐將鼻毛全部剪光，我心裏想但願這次大破財後可以轉運了。

十點鐘護士蘇小姐又給我服下一粒安眠藥，要我好好的睡一夜，以便第二天早晨八點鐘動手手術，不過又補充一句說明天颱風會來，怕手術進行當中會有停電的危險，能不能準時動手手術，明天早晨才能確定，今年颱風似乎來得特別早，由於搬離蘇澳後，對颱風已沒有過去那麼存有戒心，所以對警報消息也不再十分關心，五月份政府推動防颱宣傳週時，我還認為時

擺到現在呢？很久以前在虎尾糖廠時屠學長守鏐就會告訴我：鼻毛如長到露出鼻孔外面會「破財」的，雖然我不迷信，但有時也會下意识的把過長的鼻毛剪去，記得臺北新生戲院才開幕不久，我第一次去那裏看電影時，偶然手觸到鼻尖覺得毛很刺手，大腦立刻反應：「難道今天要破財？」等到買好電影票一看，恰是第十三排第十三號，由於這種巧合，我更警惕今天運氣一定不好，心想還是趕快看好電影回去休息吧，不要再在外面亂撞了，這天觀衆很擠天氣又熱，我把西服上衣脫下拿在手裏，當進場撕票時，我感覺不平常的突然被旁邊一人很重的擠了一下，拿在手裏的衣服被擠得夾在前面兩個人中間抽不回來，心裏猛然想到「扒手」，及把衣服抽出來，立刻伸手到口袋裏去摸，果然幾百元鈔票和一隻手錶都不見了，同時看到前面一位穿軍裝的同志，樣子又不像軍人，很慌張的把一隻手抓住，他回過頭來瞪着兩眼看着我並問：「什麼事？」我只低聲說了一句「客氣點」，他又說：「別弄錯了，這是我自己的東西，以為你是抓錯了人，我心裏倒感非常慚愧，「那個人沒有錢呢？鈔票又是無從辨認的，」心裏這樣一想，剛打算放手道歉，但突然又注意到他握在手裏的鈔票裏有一條鍊帶露出一點來，又想一定沒有錯，並想到一個較妥的對付辦法，立刻盯着他在口袋上的符號看說：「你的符號是

問未免太早些，但為了工廠的安全，仍主持了全廠防颱檢查工作，不意今年的第一次颱風警報竟於五月廿日發出，那是中度颱風愛麗絲小姐駕臨本省，而五月廿五日氣象所又發佈消息說中心風速高達每秒六十公尺的強烈颱風只帶小姐即將於廿六日在臺灣東南部登陸。

五月廿六日早晨醒來，護士小姐先來給我量體脈膊，告訴我颱風沒有多大關係，手術準於八點鐘開始，七點時一位醫師來給我驗血，同時從我帶在身旁的電晶體收音機也聽到颱風的詳細情形，七點半服過那粒強烈安眠藥後，當時神智雖然仍很清楚，而事後能回憶起來的却不多。

「啊！有點痛！」手術也不知道進行了多久，突然感覺到靠近左眼下部一處肌肉被牽動得很痛，不知是否手術範圍擴大，手術刀割到未完全麻醉的部份去了，不期然的喊了起來，怕痛楚會繼續加遠，心情大為緊張起來，「鎮靜一點！鎮靜一點！」這是榮大夫的回答，不久忽感覺醫師用一個很硬的鐵器抵住我左眼下的骨頭上，用鐵錘很重的敲擊，我知道這是要在鼻竇處打穿一個洞，但醫師敲擊用力甚猛，使我整個頭部震動得既痛又難受，立刻又喊着：「嗯！好痛！好痛！」榮大夫的唯一回答仍是「鎮靜點！鎮靜點！」接着又聽他似乎向他的助手說：「這骨頭好硬」，不知是

說我的骨頭比一般人較硬，必須用較大力氣敲破呢，還是一般人都如此，最後總算敲破了，我神經這才鬆弛了一下，但接着又敲了好多次，不知是否把洞敲大些，每次都使我神經緊張異常，後來又敲破靠近鼻子邊的一塊骨頭，這裏骨頭大概很薄，很容易就敲破了，可是忽然我又覺似乎我上顎的幾個牙齒被敲活動了，立刻又喊起來「我的牙！我的牙！」醫師只告訴我「不要緊」，這中間醫師會三次叫「Pump! Pump! Pump!」隨就覺得一個管子似乎從我臉部吸走許多血，我清血一定流得很多，來不及用藥棉擦掉，不得不用 Pump 吸走，再過一會兒又聽助手問：「這血管怎麼辦？」醫師遲疑了一下說：「紮起來吧！」然後感覺嘴唇有點被牽動，估計大概已在用縫線縫傷口了。

果然不久蓋着我眼睛的布被拿開，榮大夫端過來一個小盤子給我看，先問我眼睛看得見嗎？又說這些都是從我鼻子裏割下來的，我一看竟是一串串如小粒珍珠般粉紅色的東西，很快我就被送回病房，妻馬上幫助我睡回到我的病床上去，接着護士小姐送來一盆冰冰水，用布浸濕覆在我的前額上，說是可以減少流血，不久又拿來冰袋冰在我左頰上，既能減少流血，還可以防止發炎，這天大概由於麻醉藥性未過，再加重冰冰着，一點不覺痛苦，在臺大醫學院的女兒小燕得到消息，下課就趕來看我，晚上服下安眠藥睡得很好，却累妻獨自坐在我床旁陪着我，不時替我換冰袋裏

的冰和濕布，有到午夜後約三點鐘，看她太疲倦了，才硬勸她去睡一會兒。

手術後的第二天，因麻醉藥已失效，且又仰臥着一整天不能翻身轉動，全身都酸痛難忍，上午先是好友徐英明夫婦前來探望，榮大夫就是徐兄介紹給我的，我的上司陳堯學長不知從那裏獲知消息，這天下午也在百忙中到醫院來看我，表兄莊永基也是交大同學，恰從關子嶺來臺北，也到醫院來陪伴我，這些真摯的友情使我終生難忘，在醫院中前後住了六天，每天都有許多親友來探望，甚至卅日出院後仍勞動不少親友前去，真使我感激又抱歉。

出院那天，坐在車中走到街上，驟覺我的眼睛接觸到的東西怎麼那麼模糊，過去視力一向非常好，妻常妒嫉我，現在竟忽然連距離五六公尺遠人的容貌都辨認不清了，在醫院幾天都吃流質食物，回到家第一頓吃飯，又感到左上部幾顆牙齒也有些痛且無法用力，才想起在手術臺上時會感到過牙齒被攪動得很不舒服的情形，六月一日會再去中心診所由榮大夫把縫線拆去，順便請問他為什麼牙齒眼睛突然變壞，以及上唇左半邊乃感麻木，他告訴我慢慢會好的，現距手術那天已十四天了，眼睛牙齒及嘴唇仍不見有好轉的跡象，我真擔心。

久詠堂瑣談

茗溪生

八 湖州府治



楚霸王一手托住城門……

湖州府，汪罔（防風國）氏之君守封禺之山（見史記孔子世家）。春秋屬吳、越。（會稽記）少康封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在楚國時，以其地之菰城，為春申君黃歇封邑。在秦始皇三十五（二）年，改為烏程縣，隸會稽。到了三國時代，孫皓取水流之便，改為吳興郡，包括陽羨、永安、餘杭、臨水、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九縣治烏程。隋朝仁壽時，置湖州（因太湖得名）。唐朝蘇州天寶元年，改為吳郡，湖州的吳興郡，在文德元年置寧國軍節度使，治理湖州，那時有五個縣，是烏程、武康、長城、安吉、德清。宋朝太平興國七年，有位轉運使高冕，上奏烏程太廣，時吳越錢俶歸命，故名歸安，同屬於湖州府。元朝改為路，屬江浙行中書省。明朝又改為府，屬江浙布政使司，清朝因之。民國肇端，湖州府領六縣，將烏程、歸安合併為吳興縣，其他為安吉、孝豐、德清、武康、長興五縣。

說起湖州城，在隆慶府志中的記載，子城即古烏程縣治，為項王故城。傳說西楚霸王項羽，在江東初起之時，曾經在吳興作戰，那時有一位寄居在吳興的一位楚國故將軍的女兒在觀戰，看見楚霸王一手支撐着要傾圮的城門，不期而然，對此英雄，發生了純潔崇敬的愛情，決心委身相事，付託終身。這位美人，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虞姬虞美人。這一個有紀念性的城門，是現在湖州的北門奉勝門，湖人為了敬念楚霸王英雄事